

S 海外游子亲历
Singapore

梦醒新加坡

游子 /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S 海外游子亲历
Singapore

梦醒

游子 / 著

新加坡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醒新加坡/游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5059-5046-0

I. 梦… II. 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95837 号

书 名	梦醒新加坡
作 者	游 子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苹
责任校对	刘 宁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一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046-0
定 价	1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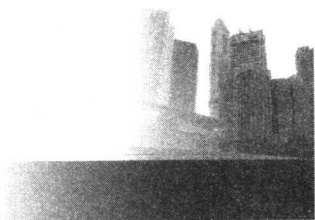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• 001 / 一 | 他 乡 |
| • 006 / 二 | 迷 惘 |
| • 013 / 三 | 回 归 |
| • 020 / 四 | 情 变 |
| • 028 / 五 | 冲 突 |
| • 038 / 六 | 过 年 |
| • 051 / 七 | 牵 线 |
| • 061 / 八 | 蒙 冤 |
| • 070 / 九 | 探 亲 |
| • 079 / 十 | 伤 逝 |
| • 083 / 十一 | 奇 遇 |
| • 092 / 十二 | 堕 落 |
| • 099 / 十三 | 脱 囚 |
| • 111 / 十四 | 团 聚 |
| • 119 / 十五 | 化 缘 |



目 录



- 126 / 十 六 风 波
- 132 / 十 七 错 位
- 139 / 十 八 新 居
- 148 / 十 九 送 别
- 154 / 二 十 相 知
- 162 / 二十一 难 舍
- 169 / 二十二 抗 争
- 179 / 二十三 情 愫
- 187 / 二十四 游 移
- 196 / 二十五 屋 主
- 209 / 二十六 “宝石号”
- 217 / 二十七 裁 员
- 237 / 二十八 罹 难
- 249 / 二十九 索 还
- 266 / 三 十 离 别
- 282 / 三十一 并不是尾声



一 他 乡

虽然是午夜,吹来的风仍然是热的,半轮弯月,繁星点点。

的士驶在新加坡樟宜机场到城区的公路上,路边苍郁的热带树木在的士的疾驶中,飞快地向后掠去。

林枫和张辛坐在车内,两人刚刚从中国上海来到新加坡,他们是到亚南造船公司来工作的。出国前,林枫在一家电气设备研究所工作,张辛在船舶研究所工作。为他们办理出国手续的劳务公司告诉他们,新加坡的中介公司将派人来接他们。他们晚上十一点下飞机,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,仍未见来人踪迹,不禁生出一种异国他乡的无助之感。人地两生,此夜何处安身呢?两人商量的结果,还是决定请的士司机送他们到一家旅店安身。

车子停在牛车水附近的一家旅店,二人谢过司机,带了行李,要了一间双人房间。

冲了凉,已是两点钟了,到新加坡的第一夜就将在这里度过。好在还可两人为伴,聊解蓦然而来的孤独之感。

明天会是怎样呢?

清晨,白雾霏霏。

林枫与张辛住的旅店,位于牛车水中国城的东侧,很早,外面的喧嚣声就打破了宁静。两人起来,吃了早点,就打电话到中介公司。还好,中介公司一位李先生接电话,答应十点钟接二人去亚南。去向有了着落,二人心里踏实了,一同出去走走,看一看异国风



情。

牛车水的中国城比新加坡的其他地方更具中国特色。一早上,卖早点的、海鲜的、蔬菜的、肉类的,熙熙攘攘,使人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,夜间的那种强烈的异国他乡之感减轻了许多,新加坡到底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,到处可见中国的传统和习俗。两个人边走边看,欣赏这异国却又似曾相识的风情,约十点钟回到旅店。

李先生来了,他说:“昨晚我曾去接你们,没有接到。”

“怎么会接不到?我们到处找,找不到人。”两人狐疑,但也不好说什么。

到了亚南,李先生领着二人来到人事部,一位冯小姐接待了他们。简单的寒暄之后,她即着手安排,先是借给每人五百元钱,作为临时用度,直到发薪水。再安排司机送二人到住处。冯小姐告诉他们:“这住处由公司免费提供两个月,以便给你们时间熟悉环境。两个月之后,你们就要自己找房子住了。”

这是一套四房室的房子,三间卧室,每间大约十六七平方米,一间大厅,约二十平方米,一间厨房,两间洗手间兼浴室。可以算作宽敞、设施齐全的好房子。

据冯小姐说,这套公寓共居六人,他们二人居一间。

二人美美地冲了个澡,躺在沙发上聊天,聊着聊着就睡着了,昨夜睡得晚,今晨又起得早,倦了。一觉醒来,已是五点多钟,二人起来,出去吃饭。

初来乍到,地理不熟,两人兜了一个圈子,才找到就近处的一个食摊群。

二人回到家里,已是七点多钟了。坐了顿饭功夫,听到门铃响,知是同室回来,开了门,进来几位皮肤黝黑的人,都友好地笑着。二人没有思想准备与不同国籍的人同居一室,以为既然自己是中国人,人事部当然安排与中国人同住,因此不觉吃了一惊。简单地交



谈之后，林、张知道其中两位是印度人，另两位是孟加拉人。他们也是亚南的员工，比自己早到半个月；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都是工程师，到这里来和自己拿同样的薪水。

大家为林、张二人腾出一间房间。简单地收拾之后，二人安顿下来，一人一张床，另有两个衣柜存放衣物，一只床头柜，还有一张写字台，两把椅子。房间有独用的洗手间和浴室，生活条件蛮不错。初到异地，还能苛求什么呢？

两人带着未消的旅途劳累，生活转变时接触新事物兴奋之后的疲倦以及对新生活的憧憬，进入了梦乡。

清晨，两人被一阵铃声惊醒。看看表，六点十五分，他们被告知早上公司的班车六点三十分到达他们住处的车站，必须赶上这部班车，否则就会迟到。两人急匆匆爬起床，刷牙、洗脸、着装，跟着四位室友来到车站。天仍然是黑的，天际边露出一线微明，天边的苍穹点缀着几颗星星，一轮残月挂在天边。整个空间透着一种凄静，夹着热带特有的潮湿气味。道边热带的树木枝梢在晨风中微微摆动，树叶轻轻作响。人人脸上带着起早床特有的混沌。

林枫不禁想起了柳永的词：“今朝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”从今日始，大概每天都要领略这“晓风残月”了。

林枫和张辛被分配到生产部的电气部门做督工。

第一天来到车间，早上上工前集合，二人一看，下面一片都是黝黑的皮肤，穿着黄色工作服的工人，很难分出谁是谁来，二人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只有最左面一排是黄皮肤的。看来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管理对象了，每天要和他们打交道。

部门负责人凌学吾介绍说：“这些工人都是从印度和孟加拉招来的，左边那排是华人，有从中国招来的，也有本地人。”

早集合后，其余的人都上船工作去了，凌学吾领二人到办公室，分配给每人一张办公桌，并告诉他们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工人做工，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，协调承包商的工作；船厂人力不



够，很多工作都是包给承包商的。还要负责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。

他又告诉他们：“原有管理人员多是本地人，没受过多少教育，是在船厂做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被提拔起来的。这次因为新承造的船只自动化监控程度高，先进的技术需要有更高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来做，所以我们部门的老板特地从中国聘请你们来，弥补人员结构上的缺陷。”

张辛问：“你不是我们部门的老板吗？”

凌学吾摇头道：“我不是，我上面还有一个生产部的副总经理负责我们电气部门，他是执行人员，权力都在他手上。”

听了这话，二人不禁有些失望。短短的接触，他们觉得凌学吾文质彬彬，说话和气，很好相处，暗自庆幸有这样的一位好上司。现在听说老板另有其人，不觉多了一层忧虑，不知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老板。

张辛又问：“我们老板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叫曾志发。”凌学吾说，“这几天他不在，你们先看看图纸，熟悉工作，等他回来安排你们的工作。”

林枫和张辛每天早上看着工人上船，到十点钟茶休时间下来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

办公室里有一只电热咖啡壶，据人说是凌学吾拿来给大家用的，每天快到十点钟，他们就按凌学吾的嘱咐给大家烧咖啡。等到大家回来时，屋内已溢满了咖啡的香气，这时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

到新加坡的第一个星期天，二人睡了个懒觉，日上三竿才起床。到外面吃了早餐回来已是十点多钟了。

天气晴朗，碧空如洗，点缀着几片白云。外面蝉叫，偶有阵阵微风。由于昨晚刚下过雨，空气格外清新。初到此地，自然是想看看这



里的世界。二人商议一番,决定去圣陶沙,据说那是一个海滨岛屿,狮城著名的游览胜地。

圣陶沙果然是好去处,蔚蓝的海水平静、恬和,微波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白光。白色的沙滩平坦而柔软。在离海边几米远的地方,有绿色的草坪,草坪上有一排排的有着巨大伞状叶子的棕榈树和高大的椰子树,树上结满了椰子,叶子在微风吹拂下轻轻地摇曳,显示出热带海滨独有的特色。

躺在树阴遮蔽下的草丛中休息,望着天边的白云和蓝色的海面。微风吹过面颊,赶走酷热,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宁静和恬然,让人忘记尘世的烦恼。

两人休息了一阵,下水去游泳。这里海面风平浪静,海底沙滩平坦而又柔软。两人一口气游了半个多小时,觉得有些累了,爬上岸来。

他们又游览了几个景点,尽兴而归。

他乡,也很美好。



二 迷 惘

次日，星期一。

其他人喝完茶，都上船工作去了，办公室里只有凌学吾、林枫、张辛三人。这时，外面进来一人，小个子，秃顶、三角眼，约五十岁，皮肤保养得很好。

凌学吾起身介绍：“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板，曾先生。”

二人听说，忙起身致意。

曾志发象征性地点了点头，一脸的严肃，他用眼光上下打量着二人，那眼光很锐利，似乎要看透二人的心。看得二人发窘，才问：“你们两人来了之后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凌先生安排我们看图纸。”二人齐声道。

“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看的图纸。”曾志发拿起放在张辛面前的图纸，翻了几页，对张辛说：“你先说。”

凌学吾交待二人看图纸只是为了等待曾志发回来做安排，并未规定二人要看多少及看到什么样的程度。二人也知道是这么回事，所以张辛未认真看。曾志发这一问，他有些慌乱，回答了两个问题，要么不敢确定，要么不对。

曾志发显见不悦，转向林枫道：“你讲讲。”

林枫对着图纸讲了一遍。曾志发听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对张辛却露出不屑的神色。

曾志发走后，二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


晚上，张辛躺在床上对林枫道：“看来老板对你印象挺好，我第一次就没有弄好。”说着，叹了口气。

林枫道：“这算什么，看来我们的老板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物，今天为了这点小事，对你的印象不好，明天就会为了另外一件小事对我不满意，谁能保证每件事情都做得十全十美？”

张辛道：“这倒也是，看来今后我们两个的日子要难过了。”

林枫说：“管他呢，我们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做，做不到也没办法。”

两人议论一番，心事重重，又胡乱看了会儿电视，睡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两人看曾志发交待的图纸。

这天，其他人也都上船了，只有林枫与张辛二人在办公室里看图纸。由于工作靴不透气，张辛把靴子脱了，脚放在靴上。恰巧曾志发进来看到，大为不悦，斥道：“这像什么样子，你以为这里是自己家吗？”

张辛面红耳赤，窘在那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像你们这样能干什么事？让你们看图纸，都不正正经经坐着看。”

林枫觉得委屈，自己无过，却被一道训斥。

曾志发又道：“别人都上船做工，让你们在办公室看图纸。你们不在屋里好好坐着，经常到外边和中国工人谈天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二人心下诧异，他们到外面与在车间干活的中国工人小蔡、小张谈话的次数并不多，且多是看他们做工，学习一些实践知识，或是茶休时间讲几句话。从未给老板看见过，老板居然知道，一定是有人打小报告。

曾志发发了好一通脾气，方才丢下呆立一边的二人，自顾离去。



回到家里，二人垂头丧气，在国内，二人还从未受到过这么严厉的训斥。

“这么点小事值得发脾气吗，告诉我们以后注意不就行了？”张辛委屈地说。

“真窝囊。老板把训人不当回事。”林枫愤慨道。

“以后我们可得小心点，我们随便和小蔡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就给老板知道了。这地方有人背地打小报告。”张辛说。

“谁会打小报告呢？”林枫问。

张辛说：“小蔡告诉我，让我们留心孙石和杨四，说他们两个挺坏，喜欢训人，又喜欢打小报告，对他们要多加小心。”

林枫把部门所有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说：“大概就是这两个人了。”

张辛不无担忧地道：“这倒够麻烦的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。”

林枫沉思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恐怕老板也需要这样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他不能经常到车间或船上走动，怎么了解下面的情况？”

张辛道：“怪不得这两个人提得比别人快。除了凌学吾外，就是他们两个职位高了。早知道是这个鬼样子，我就不来了，这日子不知怎么过下去。”

林枫开导道：“还是先看一阵子再说吧。也许时间长了会好些。再说，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，倒是要多长点眼睛，多留点心，不要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。”

这是一片海湾，亚南船厂的船坞就建在这片港湾中。

张、林二人站在船头，望着远方的景色。清晨，薄雾还未散去。远远望去，湛蓝的天空好像披了一层轻纱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正放射着它的光芒，驱散晨雾。

海水由近及远，由淡绿转成淡蓝，及至远方，水天一色。对面可望得见群岛笼罩在一片苍翠的林木之中。很美的景色。



可惜此刻二人无心赏景。二人上船已半个多月了,这半个多月在船上摸爬滚打,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
首先,气候不适应。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季,温度在 $24^{\circ}\text{C} \sim 35^{\circ}\text{C}$ 之间。每天骄阳似火,晒在船体钢板上,发出灼人的热。船舱里面更是闷热。人进去一会儿,就汗透衣裳。大家开玩笑说,我们是每天桑拿浴。

其次,工作不适应。过去在研究所,工作在室内,工作时间也有弹性。现在绝大部分时间要在现场工作,回办公室多了,老板的脸色不好看。船上的工作环境不好,船体建造阶段,烟雾弥漫,晚上睡一觉起来,喉咙都是痛的。虽然不需要干活,每天站下来、走下来,腿酸得要命,回到家里,只想躺着,不想动。

除此之外,精神上的压力更大,人际关系也不适应。工期紧,曾志发一天到晚板着脸,不知谁倒霉给他抓住训一顿,训得你晚上连饭也吃不下。大家开玩笑说:“大概昨天晚上老板的老婆没让上床,到公司来对我们发脾气。”

孙石、杨四之流也动辄找茬儿,打小报告,这种谨小慎微的日子不好过。林枫张辛二人来后,老板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重视,激起了他们的嫉妒,他们把林、张看成是异己和潜在的竞争对手。在这种情况下,林枫和张辛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。

这日,曾志发将张辛叫来,说:“今天,你带小蔡去装流量传感器,这个系统要先装好,进行测试。”

到点名时,张辛发现小蔡不在,一问,才知小蔡今日去看医生了。他等到九点半,仍未见小蔡回来,料想小蔡拿到了医生的病假单,回家去了。他正准备一个人上船,曾志发来了,见张辛仍未上船,不禁冒火:“你为什么还不上船?这条船已经拖期了,大家都在努力做,你却在这里磨磨蹭蹭。”



张辛解释道：“小蔡上医院去了，我等他等到现在，还没回来。”

曾志发道：“他不回来，难道这工作就不做了？你不会要别人去做？”

张辛刚来，对这里的运作方式还不甚了解，他不知道可以另外要人。他想，别的人都已安排了工作，我问谁要去？于是说：“要人？问谁要？”

他本来是不知，但一种疑问的口气，在曾志发的耳中，听起来却带有顶撞的意味，于是火更大了，说：“问谁要你都不知道，你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张辛委屈地说：“我是不知道嘛。”

“不知道你不会问别人？”这曾老板有个毛病，当他训人的时候，不喜欢人家还嘴，甚至不喜欢人家解释，越解释他火气越大。在这里呆的时间长的人都知道他这脾气，每逢此时，或是唯唯诺诺，或是一言不发，挺一阵子也就过去了。

张辛刚来，哪知道老板有这脾气，他拼命地解释，却越解释越糟，弄得曾志发火冒三丈。到此时，他也意识到，解释是没有用的，只好一言不发，站在那里大大地挨了一通训。

下了班，林枫和张辛站在那里等厂车，遇到郑忆。她来自羊城，在设计部工作。

三人站到一起，张辛满腹的怨气和牢骚就发了出来。他讲了自己这两天的经历，接着抱怨说：“在这里工作，三天两头挨训，真窝囊。”

林枫另有一番感触：“我们在国内都在研究所工作，到这里来不让我们搞设计，却让我们做督工。”

郑忆道：“你们可以到人事部要求换工作。”她来的时间长，情况熟悉些。

“可以吗？”林枫问，“我们刚来，还没想到这一层。”

“不一定成功，但可以试一下。”郑忆说。



“那倒要试一下了。”林枫二人齐声说，“如果让我们到设计部工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郑忆说：“设计部也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好，工作紧张，压力大，有时工作量太大，做不完，也要挨训，有委屈只好往肚子里咽。晚上回到家，那份孤独也难熬。”她结了婚，丈夫仍在国内。

“各人有各人的难处。”林枫叹道。

晚上，林、张二人久久不能入睡，想着各自的心思。

林枫先开口道：“人也真奇怪，在国内时，抱怨脑体倒挂，抱怨收入少，以为一到国外就好了；可一到国外，又有许多的不满意，许多的埋怨。”

张辛道：“在新加坡，虽然钱赚多了，可花销也大了，又做自己不喜欢的的工作，要看人家的脸色，得不偿失。”

“看来人是没什么，想什么。”林枫接道，“没钱时想钱，等有了钱赚，又觉得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工作很重要，社会地位很重要，乡情很重要，所以人的一生总是不满足。”

张辛说：“我记得哪本杂志上说，快乐和欲望成反比，欲望越高快乐越少。人还是贵在适意，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，也不要太受社会上价值观的影响，自己想要什么就做点什么。”

可是人究竟想要什么呢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人生究竟应该追求什么？

出了国似乎对这些问题更加困惑，更加迷惘了。觉得自己像一叶小舟，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没有星光，没有月光，也没有引路的灯塔，不知自己将要漂向何方。

张辛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真有些想家了。”

林枫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两人都默不作声了，都在想自己的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、亲朋好友，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氛围，许许多多……

没有出过国的人，很难真正体会到祖国二字的含义。虽然你在



国内时，可以有很多的怨言，很多的不尽如人意；人一到了国外，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你留恋的东西。

想着，想着，不知何时，两人都进入了梦乡。